

我所認識的林正弘老師

王榮麟

我剛考進台大哲學研究所就讀碩士班時，尚未選定研究的主題，只知道自已對於西方的人文思想感到興趣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我大學唸的是理工科系，對於西方人文思想所知甚少，因此十分好奇。當時研究所內的歐陸哲學風氣極盛，詮釋學正領風騷，我自然而然的就以當代詮釋學作為研究主題。在修課的選擇上，幾乎都以西方歐陸哲學為主，也曾到政大旁聽相關的課程。雖然當代的詮釋學已不再只是作為人文學科的方法論，但當時的我對於方法論的主題還是情有獨鍾。碩士畢業且考上博士班之後，我便選擇以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作為研究課題，而這個選擇開始了我的科學哲學探究，同時也開始了林正弘老師與我的師生情誼。

聽林老師上課是一大享受，老師不僅在哲學命題的推導上具有邏輯嚴謹性，而且對於關鍵概念的解釋也總是清晰明白。就我印象所及，在老師的課堂上，聽不到故弄玄虛的神秘，也沒有晦澀難懂的謎語，更不會有漫無邊際的誇誇之談；有的就只是議題與概念的不斷深入剖析，及其蘊含的仔細推敲。當遇到證據不足之處，老師往往自己承認其理解有限，對於某些哲學家的概念或是主張也還有不明白的地方，然後也會明白清楚的說出其不明白的地方。老師的治學態度雖然十分嚴謹，但其課程講授絕不枯燥。相反，老師的幽默感極佳，其貼近上課脈絡的笑話總是源源

不絕，且令人捧腹。我不免常想，老師那麼多切中要點的笑話，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

從林老師的課程中，我學到了邏輯經驗論、K. Popper、T. Kuhn，及其之間的辯證發展關係，包括驗證（confirmation）、否證（falsification）、科學革命，也包括了科學發展是否理性，以及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等議題。在我參加教育部的碩士後留歐公費考試時，老師的授課內容實質幫助我應答其中一門專業科目「科學哲學」；至於另一門專業科目「西洋科學史」，雖不是老師曾經教授過的課程內容，但老師於平日課堂上，即常常藉著 Kuhn 對於 Popper 的有力批判，強調科學史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，這樣的提醒無疑也幫助我留意、涉獵西洋科學史中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。若非老師的教導，我想我是無法考取教育部的公費而順利留學法國的。正是在老師的指導與啟發之下，也由於留學地點以及語言之便，我選擇了以法國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著名且具科學家、歷史學家、哲學家三重身份的 P. Duhem 作為台大哲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。

當我在花都巴黎留學初期，學習語言、註冊入學、適應環境，就是我的生活日常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心情著急緊張而沒有跟老師聯絡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似乎是我性格上的缺陷之一，即好強而不願暴露自己狀況不佳的一面。後來，生活及心境都比較安定之後，才偶爾跟老師透過國際電話聯繫問安，並請教一些研究上的問題，但也只能長話短說。電話中的老師語調總是溫暖、關心，非常善解人意。長假期間，我從巴黎回到台北探望老師時，老師還會帶我到師大附近的一家日式料理店，我依稀記得是在金山南路旁，老闆利用當日食材現做一桌的日式料理，我們吃

得津津有味，老師也興高采烈的分享他與同為 1938 年出生的友人們所組成的「三八會」的趣談。那樣的氛圍，老師在那一刻的樣子，應該就是我心裡的永恆吧！大約是在那個時期，老師擔任國科會人社中心的主任，儘管公務繁忙，加上台北巴黎兩地的時差，他總還是設法空出時間給我，給予我在 Duhem 論文寫作上的實質指導。記得有一次，我特地買了幾張可以便宜撥打的國際電話卡，與老師在電話中連續討論了數個小時。對於我這個駑鈍的學生，老師始終沒有不耐的語氣，這真是我所認識的溫柔體貼的林老師！

踏進學界之後，不再像學生時代有正當的理由去「叨擾」老師，但每次有疑難不知如何處理是好時，不管是人情事故，或是機關職務，總是會致電請教老師。老師往往以其豐富經驗為我解惑，指點迷津。近年來，老師的身體違和，見面的次數更是難得，但每次見面都能明顯感到老師又更加衰弱。記得有一次見面時，老師提及被誤診而耽誤病情，又說到要遠至德國求診醫治，我心想老師年事已高，還要忍受長途飛行，舟車勞頓，心中甚是不忍。

今年 5 月 22 日，突然接到蔡政宏傳來訊息，提醒老師住院的身體狀況，要我盡快與老師聯絡。我隨即透過 Line 聯繫老師，不巧剛好是午休時間，老師要我晚上七、八點之間再打電話給他，比較不會吵到他人午休。晚上七點一過，我再次聯絡老師，電話那端傳來的聲音依然溫暖，但忽大忽小，而且斷斷續續，很難一句話講到底。然而，老師的精神聽起來還是不錯的。我簡單問候老師病況之後，想讓老師多休養，就結束通話。不過，我漸漸感到不安，擔心老師萬一真有不測狀況發生，會來不

及向他道別、道謝、道愛。所以，就在通話結束後約半小時，我用 Line 給老師傳了條訊息，內容如下：

「老師好：剛與老師通話，現在心情有些激動。一方面，是想起以前老師充滿機智幽默的爽朗笑聲，現在聽來卻有些微弱，我感到很不忍。另一方面，老師自己病體衰弱，還關心並叮囑我們注意身體，我感到很不捨。我想跟老師說，非常謝謝老師在學業上的指導以及生涯上的諸多照顧，我一直以身為老師的學生感到自豪。在學界多年，我有機會認識的前輩、平輩不算少，但老師是讓我始終覺得公正、遠見、睿智、體貼的長者，我雖然做不到老師的風範，有待努力的地方還很多，但還是會讓自己儘可能像老師的為人一樣溫暖、正直。老師是我人生中的貴人，認識老師，是我非常幸運的事。我祝福老師，平安吉祥！」

十分鐘之後，老師回傳訊息如下：

「謝謝你的祝福及過度的誇獎！你們都應超出我的成就，一代勝過一代，台灣哲學界才会有前途。大家一起努力。」

這就是我認識的林老師，為人謙虛、正向，即使在身體極端不適、羸弱的情況下，還要學生們一起為台灣的哲學界努力，念茲在茲，真是令人不勝唏噓！

5月30日晚上將近八點左右，老師不知為何誤撥電話給我，我立即回電，老師說沒事，我再次問安。

6月1日中午，傅皓政傳來訊息，從老師的妹妹得知，老師情況不樂觀，上午血氧濃度許可，稍有機會可講話，卻是在向家人交代遺產。我當天下午因為參加教育部的會議，無法及時與老師聯繫，等到晚上七點過後致電老師時，已不是由老師接聽電話了。

6月3日晚上，王華傳來訊息，說林老師已於下午四點多與世長辭。一時之間，悲從中來。身為學生的我，很遺憾、氣憤自己的無能為力，無法為老師多做點什麼。得之於老師的太多，回報給老師的，竟一點也想不起來。

6月12日，台大哲學系的同仁們一起至林老師的靈堂祭拜致敬。聽在場的師母妹妹提起，老師臨終時在加護病房有師母陪伴在側，師母輕握老師雙手，不忍離開！老師家人們一一輪流進到病房內與老師告別。老師是在家人們的陪伴中離世，在溫暖的愛中告別人間；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，有此機會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！

謹以此篇追思文，緬懷我深深敬重的老師，願老師安息！